

來杯蕃茄汁

TOMATO



一場莫名的相遇，使她認識他。

一些無謂的堅持下，也令她離開他。

這一年來，她不只一次的追憶起他，不只一次的後悔著當時的瀟灑。

她不知道今生，自己仍否有機會遇見他？

當她成為一個老婆婆的時候，自己對他的思念，不知是否會有消卻的一天？

也許那時，就種一株蕃茄，記念自己的戀情，懷念起屬於自己的青春印記。

林 琇琬◎著

來杯蕃茄汁

TOMATO



一場莫名的相遇，使她認識他。

一些無謂的堅持下，也令她離開他。

這一年來，她不只一次的追憶起他，不只一次的後悔著當時的瀟灑。

她不知道今生，自己仍否有機會遇見他？

當她成為一個老婆婆的時候，自己對他的思念，不知是否會有消卻的一天？

也許那時，就種一株蕃茄，記念自己的戀情，懷念起屬於自己的青春印記。

林 琇琬◎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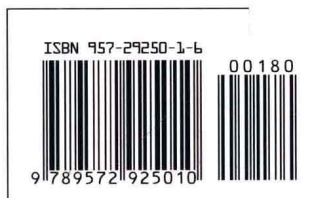
夜裡做夢，夢見道上陌陌，花兒謝了，人太匆匆，
又見松青春曉，薄霧迷濛，觀音慈眉含笑著，
微傾著柳水淨瓶，我上前膜拜，一片祥和。
猛然醒覺，才知是夢，所有的夢化成淚，在黑夜裡慢慢流。

我的桃花源只存在夢中。

為了生活，不得不堅強，但到了夜晚，
時間就好像凝住一樣，一分一秒都爬得慢。
有時，一覺醒來，還會摸摸身旁的那個空位，
反射性的等他歸來，人生的苦，真苦。

~~莫道春了~~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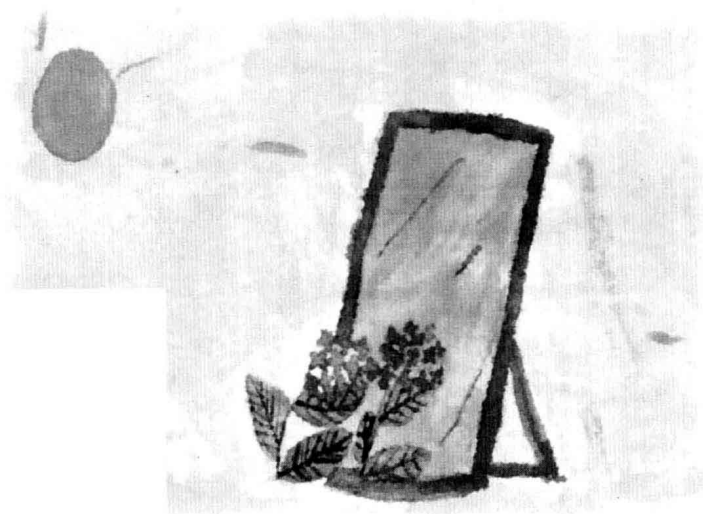
定價：



總經銷/東芝文化

來杯蕃茄汁

TOMATO



一場莫名的相遇，使她認識他。

一些無謂的堅持下，也令她離開他。

這一年來，她不只一次的追憶起他，不只一次的後悔著當時的瀟灑。

她不知道今生，自己仍否有機會遇見他？

當她成為一個老婆婆的時候，自己對他的思念，不知是否會有消卻的一天？

也許那時，就種一株蕃茄，記念自己的戀情，懷念起屬於自己的青春印記。

林 琇琬◎著

來杯蕃茄汁

作者 林琇琬

總編輯 曾姿菁

封面繪圖 林秀儀

內頁插畫 林秀綾 林秀儀

出版者 綻放出版有限公司

電話：049-2993549

傳真：049-2993549

發行 東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電話：02-82421523

傳真：02-82421531

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 348 巷 8 號 6 樓

初版一刷 2003 年 12 月 15 日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 〈Printed in Taiwan〉

ISBN 957-29250-1-6

定價 180 元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來杯蕃茄汁 / 林琇琬著. -- 初版. -- 南投縣
埔里鎮：綻放，2003[民92]
面；公分. -- (林琇琬作品集；1)

ISBN 957-29250-1-6(平裝)

857.63

92021179

湖南理工学院图书馆



Z1111090

目錄

像風一樣的男子

9

莫道春了

29

車禍

49

來杯蕃茄汁

69



最想分手的七天

謊言

留不住

鳳求凰

89

109

129

151



像風一樣的男子



我有一個男朋友，我從來不知道他在那裡。

這樣說起來有點怪，可是我確實是從不知道他在那裡。

偶爾，他會寄一張從尼泊爾寄來的風景明信片；有時，又從南斯拉夫寄來了冰河融解時的明信片，我只要適時的承接他的喜悅就夠了。

他是個攝影師，為地理雜誌拍各地風情文物，他愛死了這份工作。

既然愛他，就得連帶愛他的全部，不然，愛就變成了一種條件。

他從不擔心我。

兩情若是長久時，豈在朝朝暮暮？

可是，我也有寂寞到想哭的時候，那時，我又該怎麼辦？

我將它寫下拿來賺錢，因為它是最真的一手資料。

我是個填詞的人，很多愛恨情愁就是這樣出來的，我寫的詞，將在另一個寂寞的夜裡，引起共鳴。

我和他是怎樣相遇的？說起來那是個意外。

像風一樣的男子

一個只待在家裡的人和一個只待在外面的人，是八竿子打不著關係的，可是，緣份是一種難解的化學現象，命定逃不了。

那是個聚會，很多雜誌一起舉辦的那種交流會，我和他一起逃到了外面吸取新鮮的空氣，我和他都一樣，對於人多的地方，難以應付。

忘了是誰先在那個涼亭下的，只記得我們是在那裡相遇，就著微暗的夜色，下弦月的一點亮，在黑暗裡聊了起來。

「女人不是都愛吵雜的嗎？」他的聲音似笑非笑，帶著嘲諷。

這種程度的嘲諷是激不起我的火氣的，因為工作上多年來的敏感，我知道說這句話的人，本身也是傷痕累累的人。

「世上的女人很多種。」

「哦？例如呢？」我可以想像他挑高眉毛的樣，這個男人似要和天下的女人都為敵的樣，可憐。

「例如這世上有很多你不曾認識，卻自以為很懂的女人」他病的不輕，我不得不下猛藥。

他沉默了很久，黑暗中，他似也要融入夜色一樣。

這世上的傷心人都一樣，能認識且傷害自己的人，至多一至三人，卻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像那人，以後每逢見到相同性別的人，都是一樣。

最快樂之事，莫如有人可以怪罪，如果那一天我們都沒人怪之時，難不成責怪自己識人不清？

突然有些心軟，他也只不過是個傷心人，何苦在傷口上，替人灑鹽？

「你還好吧？」忍不住想挽回一些什麼。

「很好，真的很好。」聲音很有精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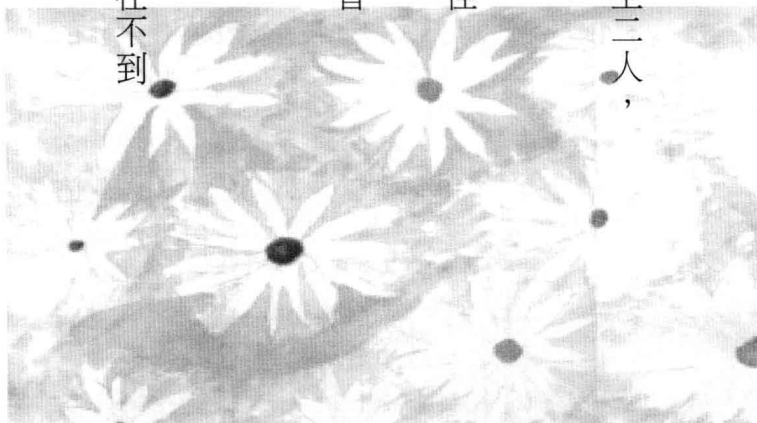
我卻有點呆了，難不成男人的再生能力比女人強成這樣，在不到五分鐘之內，再度重生？

「真的沒事吧？」我很不可置信的又問。

「本來就沒事。喂！妳做什麼的？」

這會兒他又對我有興趣起來了。

沒辦法，這花園廣大，方圓裡只有我一位女性，男性荷爾蒙對女性荷爾蒙是很敏感



像風一樣的男子

的。

「你又是做什麼的？」我防衛的問。

「我只是替地理雜誌拍照片的，二十八歲，尚未娶親。」他說起笑來了。我得重新評估男人對情傷的復原能力，這會兒他談笑自若起來了。

「你為什麼不說話？」他有點不滿，。

「我在考慮該說什麼。」我老實的說著。

他聞言，笑出了聲，聲音洪亮清越，他的笑聲倒是好聽。

有好的笑聲的人，通常都不會壞到那裡去。

「妳不會這天叫露露，明天叫麗麗吧？我不會是遇上千面女郎了吧！」

「也許！今天的月色很詭異。」我也有心情和他抬槓了起來。

「老實告訴你好了，我是天仙星座下來的人，距離地球四百萬光年，我的太空船焚毀，正在等待同伴來接我回去。我的血是藍色的。」他的聲音小而急促，就好像在告訴人家秘密那樣。

「真的？我是獵戶星座下來的，我終於也找到一個和我一樣是天外來的人了，你的

同伴來時，請知會我一下，讓我搭個便車好回家，我比較近，只有一百五十萬光年。」

「那妳的血是什麼顏色？和我一樣是藍色？」

「不！你錯了，我的血是和翡翠一樣綠的顏色。」

「久仰！久仰！」

「多謝！多謝！」我的聲音像唱京戲一樣。

我望著下弦月，我竟和一個聲稱是天仙星座下來的人談了那麼久的話，他甚至是個我還不曾見到臉的陌生男子。

他也不語，陷入了自己的沉思。

我仍舊望著下弦月，想像有一天回鄉的景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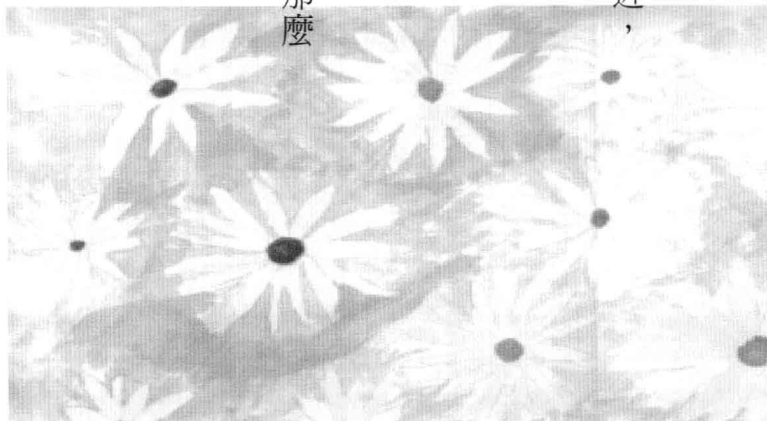
「妳的側臉弧度很優美。」黑暗中，他突然來這一句話。

我突然意識到他是個雄性動物，他真要怎樣，我難以反抗。

「要不要跳隻舞？」他邀請著。

大廳裡正傳來華爾滋的音樂聲。

那有不的道理？那裡都比這裡安全。



像風一樣的男子

他領我進大廳，我終於看見他的臉了。

他很有味道，濃眉大眼，有一對很性感的唇，全身看來有一種很慵懶的感覺，這種男人很吃女人的香，很多女人都會愛上這種男人。

我身上警鈴大響，有腦筋的女人，要懂得保護自己。

「冷嗎？我發現妳在發抖。」他在我耳邊，引得我感到一陣瑟縮。

他的感覺很是敏銳。

音樂正在悠揚，我與他正舞著，此時的我像與王子舞著的灰姑娘，我禁不住望向他身後的大鐘，幸好，午夜十二時尚未到。

「誰知道妳長得這麼漂亮，我們錯失有機會做比講話更有意義的事！」他又在我耳邊輕語。

我的臉面無表情，心裡卻波濤洶湧極了。

而他，只是輕笑著。

一曲既罷，他就走了，是了，不然我還期待什麼呢？

望著他的背影，我的眼眶有點暖暖的。

正當我失望到要一走了之的時候，他又走了過來。

「妳叫楊之瑩，是個文字工作者，目前無男友，對吧？」他的表情很是得意。

「你去打聽我的……」我難以置信。

可是，我明明看到他如眾星拱月般，眾家姐妹圍觀啊，他去打聽我的……

「不然能怎樣？你又不告訴我。」語帶控訴。

我無言。

「我送你回家？」

「謝謝你！」實在是有點累了。

一路上無言，他開他的車，我想我的事。

我連向他說再見，謝謝都省下了，直接進了家門。

我可以感覺他灼灼的眼正投射在我的背，卻不回頭。

這個人，今生是無緣再見了，不須回頭。

